



秦代的漆器工藝

／陳振裕

最早被確認為秦國漆器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湖南長沙被盜掘的有「廿九年」針刻文字的漆樽。商承祚先生認為是楚國漆器，稱它為漆盃（註一）。此件現存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註二），器外有四行針刻文字：「廿九年大（太）后□告（造），吏丞向，左工巾（師）象，工大人台」。裘錫圭先生認為是秦器，廿九年是秦襄王廿九年（西元前二七八年），太后即秦襄王的母親宣太后（註三）。因此，這件漆樽是戰國晚期的秦國漆器，並非秦代的漆器。二十世紀

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初，還在四川青川郝家坪（註四）、榮經古城坪與曾家溝（註五），發現不少戰國中、晚期的秦國漆器。

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繼續推行「重農戰」政策，先後滅亡六國，並於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建立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但是，秦王朝僅十五年即告覆亡，是中國歷史上最短促的統一封建帝國。因此，對秦代的漆器斷代是很難的。

一九七五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十二座秦墓，其中有兩座紀年墓，即七號墓入葬於秦襄王五十一年（西元前二五六年），十一號墓入葬於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二一七年）（註六）。筆者曾依據這兩座紀年墓的資料，對湖北地區秦統一前後的墓葬進行研究（註七）。當然，在秦代墓中出土的漆器，絕大多數是秦代所製，還有一些卻為秦統一前所製作；有些漆器雖出自西漢初年的墓中，其中必然也有些漆器係秦代所製。由此可見，要將中國歷史長河中僅存在十五年的秦王朝所製作的漆器，從考古學文化研究中十分準確無誤地劃分，絕非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們在進行秦代的漆器工藝研究時，只能以墓葬的年代為依據，而不能僅以幾件漆器的製作年代為標準。

本文主要依據考古發掘的秦代墓葬出土的漆器資料，結合有關的古代文獻與雲夢睡虎地秦簡的記載，從考古發現情況、製作工藝、器皿造型、裝飾藝術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研究，使人們對秦代漆器工藝有較全面的瞭解。

一、考古發現概況

目前秦代的墓葬雖然發現較多，但由於漆器難於保存，絕大多數秦墓並未發現漆器。發現漆器的秦代墓葬，主要有一九七六年（註八）和一九七八年（註九）發掘的雲夢睡虎地秦墓，木匠墳秦墓（註一〇）、龍崗秦墓（註一一）、江陵鳳凰山秦墓（註一二）、楊家山秦墓（註一三）、獄山十五號墓、棗林舖綠化街一號墓，荊門白廟山十五號墓（註一四），沙市周家台三十號墓（註一五），鄂州鋼廠秦漢墓（註一六），河南泌陽秦墓（註一七），以及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註一八）等等。

這些秦代墓葬，都是小型墓，而大中型秦代墓葬因未發掘而其漆器情況不詳。這些小型秦墓出土的漆器品種與數量也不盡同，應是與墓主生前的社會地位有關。筆者曾就秦代墓葬的分類與年代分期進行分析（註一九），以及對秦代漆器群進行研究（註二〇），這些小型秦墓可細分為三種類別：第一類墓的墓主生前的身分，大致為低級官吏；第二類墓的墓主生前的身分，大致為中小地主這個階層；

第三類墓的墓主生前的身分，是當時社會的最低層——庶民這個階層；這三個類別的秦墓，出土的漆器品種與數量存在者一定的差異。在第一類秦墓中，出土漆器品種最多的是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共有十六種三十九件；出土漆器的數量達四十件以上有三座墓，睡虎地十一號墓為四十件，二十五號墓為四十四件，三十四號墓為四十一件。第二類秦墓中，出土漆器品種最多的是雲夢睡虎地十三號墓，有十一種二十八件；而且也是這類墓中出土漆器數量最多的。第三類秦墓中，發現漆器的品種與數量最多的，都是江陵鳳凰山七十號墓，共有五種七件。而且在同一類秦墓中，發現的漆器數量也不盡同，因而出現少數個別較低的秦墓出土的漆器品種與數量反超過級別較高的秦墓所出土的漆器品種與數量。如第二類秦墓的睡虎地十三號墓，超過睡虎地四十五號墓的漆器只有七種二十七件與四十四號墓的漆器只有六種十七件。又如第三類秦墓的鳳凰山七十號墓，也超過第二類秦墓中一些墓的漆器品種與數量。這些情況，是當時社會複雜性的一個反映。

二、製作工藝

秦代漆器的製作工藝，是在繼承戰國晚期秦國漆器製作工藝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

(一) 胎骨與製法

秦代漆器的胎骨，主要有木胎、竹胎、夾紵胎和銅胎等四種。其中絕大多數為木胎，並以厚木胎最多，薄木胎比戰國時期有較大的增多；竹胎、夾紵胎和銅胎，數量均極少。

竹胎漆器的製法，沿襲了戰國時期鋸製與編織的製作方法。如竹胎漆筒是用天然粗竹筒鋸製而成，以天然竹節為底，然後筒裡外髹漆，未見彩繪花紋。又如彩漆竹筍，也是用髹紅、黑漆的篾片編織而成的。如木胎漆器的製法，也與戰國晚期的木胎漆器製作方法一樣，也是斫製、挖製、雕刻和卷製等四種方法，但卷製更為普遍，製作技法更為熟練。當然，這四種製法並非截然分開，而常常是以某種方法為主，其他方法為輔。例如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出土的一件漆木鳳形勺，整器雕製成鳳形，以鳳的首頸為把，昂首展尾，鳳背挖製成勺，再

秦代漆器的種類，有二十餘種，主要有漆圓盒、盃、雙耳長盒、圓奩、橢圓奩、扁壺、卮、樽、耳杯、耳杯、舟、鳳形勺、七、筒、筍、小壺、六博棋、璧、佩、軛車、漆木臂弩機、虎座鳥架懸鼓、槌（樂器附件）、棺等。戰國時期楚國十分流行的一些專供喪葬用的漆器，如鎮墓獸、虎座飛鳥、鹿座飛鳥、鹿等，這個時期已經不見了。從目前累積的資料分析，隨葬的樂器、兵器和車馬具極少。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十一號墓和沙市周家台三十號各隨葬軛車一乘，這是漢代十分盛行的隨葬偶車馬之風的源頭；睡虎地四十五號墓隨葬一件漆木臂的銅弩機；鄂州鋼廠二十一號墓出虎座鳥架懸鼓一件，天水放馬灘一號墓出漆木槌（樂器附件）一件。喪葬用具，也只有棺槨。而日常生活用具明顯地增多，絕大多數秦墓，除一具漆棺之外，其餘漆器均為日常生活用具。由此可見，秦代漆器的一個最突出特點，是非常講究實用性。當然，秦墓中的兵器及其附件、車馬具和樂器等極少見，應與秦人的葬俗有關。

彩繪優美的羽毛紋等裝飾紋樣（圖一：1）。又如漆圓盒、盃、雙耳長盒、耳杯、耳杯等漆器，係以挖製為主，輔以斫製。而漆匕等漆器，則以斫製為主，輔以挖製。漆卮、樽、圓奩、橢圓奩等漆器，蓋壁與器壁是用薄木胎卷製，蓋與底的厚木胎是斫製的，分別製作後再黏合而成。極少數的銅胎漆器，是在銅容器的裡表髹紅、黑漆，未加飾彩繪花紋。



圖一：1 鳳形勺 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出土

(二) 製作工序與漆器作坊

漆器的製作是十分精細的，需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過去在貴州清鎮平壩（註二一）、甘肅武威磨嘴子（註二二）、朝鮮樂浪（註二三）等地西漢晚期墓中出土的紀年銘漆器上，有素工、髹工、上工、畫工、泔工、清工、造工等針刻文字。說明當時的漆器製作，至少有七道工序。那麼，秦代的漆器製作有多少道工序呢？

在雲夢睡虎地秦代墓出土的漆器上，有數量較多的「素」、「包」、「上」、「告」等烙印文字（圖一：2）。據初步分析研究，其意為「素工」、「包工」、「上工」、「造工」等工序之省稱（註二四）。素工，是製胎後造素地之工，即木胎加工平滑無波痕。包工即髹工，通常在木胎上漆前要先髹層封閉漆隔絕水分進入木胎，然後多次上漆、磨平，每次都要入陰房乾固，並上一次熟漆後磨光，成為「光底」的半成品。上工，在「光底」半成品後，再髹「面漆」，要做到漆面無刷痕，無灰塵淚點粗粒。造工，當為總管之工，不屬於漆器製作工序之列。這些秦代漆器上的

烙印文字，在雲夢睡虎地戰國晚期秦墓出土的漆器上，也發現有「素」、「包」、「上」、「告」等烙印文字（註二五）。這些情況說明，秦代是繼承戰國晚期秦國的漆器製作工藝，有著多道製作工序，並且存在著「物勒工名」的產品責任制。

東周時期出現的銅鈿器工藝，在這個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漆卮、樽等漆器上，不僅廣泛地使用青銅製作的箍、環、鋪首銜環和蹄足等構件，而且還有銀製作的箍作為鈿器的構件。在西漢晚期的紀年銘漆器上，有「銅耳黃涂工」的針刻文字，是專門製作鈿器之工。目前在秦代漆器上的烙印與針刻文字中，雖然尚未見到類似內容的文字，但這個時期漆器中鈿器的數量較多，因而當時也有可能專門製作鈿器之工。

在雲夢睡虎地秦代墓中有許多漆器上有「咸亭」、「鄭亭」、「許市」、「呂市」、「亭」和「市」等烙印文字（圖一：3）。過去在陝西咸陽故城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中（註二六）、咸陽一號宮殿的發掘中（註二七），以及陳直先生的《關中秦漢陶錄》第一冊



圖一：2 雲夢睡虎地秦代墓出土漆器上的「素」、「上」、「包」、「告」等烙印文字

中，都有許多「咸陽」、「咸亭」等印記的陶文。有的學者依據大量秦漢時期的陶文進行分析，認為凡有「某市」、「某亭」的陶文，都是「某市」、「某亭」管轄的陶器手工業的產品標誌（註二八）。因此，這些秦代漆器上的烙印文字，應與「咸亭」等陶文一樣，也是「咸陽市亭」、「新鄭市亭」、「許昌市亭」和「呂城市亭」等的省稱，而且是這些市亭所管轄的漆器手工業作坊的產品標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烙印文字所標誌的不同產地的漆器產品，它們的漆色與花紋圖案也有一些差別，為研究秦代這些漆器產地的漆器生產情況及其藝術風格，都是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同時，陝西咸陽、河南新鄭、許昌、呂城等漆器作坊的產品，遠銷至數百里至千里之外的秦代安陸（今湖北省雲夢縣），其商品生產性質也是顯而易見的。

戰國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商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作為一個地方固定的手工業和商業活動中心的市，當時各國諸侯國是設官吏進行管理的。《周禮·地官·司徒》

和《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集解》等文獻記載，當時市井的官署設於「市樓」，並於樓上立旗當市，故又稱「旗亭」。因此，「市樓」和「旗亭」就成為市井官署的簡稱。雖然文獻並沒有關於秦代的市亭情況的記載，但據文獻記載的漢代市亭情況仍與戰國時期的市亭情況相同，並且「漢承秦制」，可見秦代也當不例外。而且在雲夢睡虎地秦簡中（註二九），也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關於秦代市肆中坐列而販賣的商賈情況，《秦律十八種·金布》記有：「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不謹，皆有罪。金布」（第一三五號簡）。還有《秦律十八種·關市》的律文記有：「為作務及官府市，受錢必輒入其錢缸中，令市者見其入，不從令者貲一甲。關市」（第一六四號簡）。它雖然只是關於關市職務的法律，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秦代也是設置市亭進行手工業和商業管理的。所以，上述秦代漆器上的「某亭」、「某市」，應是「市樓」和「旗亭」的簡稱，都是代表市井官署的。



圖一：3 雲夢睡虎地秦代墓出土漆器上的「咸亭」、「鄭亭」、「許市」、「呂市」、「亭」、「市」等烙印文字

我國在秦漢時期實行郡縣制，在縣下設鄉，鄉下設亭，十里一亭。在雲夢睡虎地秦代漆器中，許多漆器上有針刻文字的里名。經研究可確定為漆器作坊的里名的（同註二四），主要有「錢里」、「安里」、「左里漆界」、「陬里」等。在一些漆器上也有許多針刻文字的姓名，有些是物主的姓名，還有些是工匠的姓名；其中可確定為製漆工匠姓名的有「小女子」、「大女子」、「大女子」、「文」、「介」、「小女子軍」等。

秦代漆器上有製作年號的針刻文字，目前發現四件。河南泌陽官莊北崗三號秦墓發現二件，其中一件漆圓盒的器底圈足內，有「三十五年□工造」的針刻文字與「二小妃」的烙印文字。另一件漆圓盒的蓋頂有朱漆書「工」字，並有「壺工匠□士川」的針刻文字；在外底的圈足內用朱漆書「平安侯」三字，並有「三十七年工匠造」的針刻文字；還在子母口的鍍銀壁上，有「平安侯」的針刻文字。從這座墓出土的同類銅、漆器的器形與花紋特點分析，均與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的同類器物特徵相同。因此，這

盾，徒絡組各廿給。鬚圓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令、丞各一甲」（第二四八號、三四九號簡）。在《效律》中也有一律文記有：「工稟鬚它縣，到官試之，飲水，水減二百斗以上，貲工及吏將者各二甲；不盈二百斗以下到年，貲各一甲，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貲各一盾；不盈十斗以下及稟鬚縣中而負者，負之如故」（第三一四、三一六號簡）。我國古代的漆器，是以天然漆製作的。秦王朝從漆樹種植以及工匠到它縣領漆的運輸途中的檢驗與處理，都作了嚴格而明確的法律規定，緊扣漆器生產中的兩個重要環節，以確保漆器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秦王朝對手工業的管理是很嚴格的，對各種質料器物的製作，也以法律條文加以規定。《秦律十八種·工律》的律文中記有：「爲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長、廣亦必等」（第一六五號簡）。秦代手工業生產管理的各種嚴格的法律規定，有利於產品質量的提高與穩定，也是秦代能夠製作精美漆器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兩個年號應為秦始皇的年號，即秦始皇三十五年（西元前二一二年）與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湖北江陵鳳凰山七十號秦墓發現二件，其中一件漆盃的外底，有「二十六年左工最元」七字針刻文字。另一件漆耳的外底，也有「三十七年左工□□」七字針刻文字，經分析研究，這兩個年號也為秦始皇的年號，即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一一年）與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在秦都咸陽一號宮殿發現的九百個陶文中，有少冠以「左」、「右」字的，而且在有里居的陶文上下絕對沒有「左」、「右」陶文的。由此可見，這些有「左」、「右」陶文的，都是秦代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上述四件有年號的漆器中，也有「左工」或「工左」的針刻文字，因而也應是秦代官營漆器手工業作坊的產品。

（二）管理制度

秦國對漆器手工業是很重視的，在雲夢睡虎地秦簡中有不少記載。在《秦律雜抄》中有條律文記有：「鬚圓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

三、器皿造型

秦代漆器之所以精美，與其千姿百態的器皿造型，以及符合當時時代要求的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藝術創造有關。依據其用途與器類的不同，進行不同的藝術加工，至今仍為世人所矚目。這個時期漆器的器皿造型，可大致分為仿動物形象、仿銅陶器和依生活需要而製作的三大類。

（一）仿製動物形象

雕刻各類動物形象的漆器，是戰國時期楚國漆器的一個顯著特點。秦代這類漆器已極少見，而且動物形象比戰國晚期秦國的動物形象漆器更趨於簡化。在雲夢睡虎地九號秦墓出土的一件漆鳳形勺，以鳳的首、頸作勺把，並於鳳背上挖空製成勺，雕出向外張開的鳳尾，但未雕出鳳的雙翅與雙足；勺外底較平，可以平穩地放置於漆案上。顯而易見，它的器皿造型是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以變形的，但仍形不失真，既實用又美觀。勺裡髹紅漆，餘均髹黑漆，並用紅、褐漆彩繪鳳的眼、鼻、耳及羽毛紋等紋樣，使其更加絢麗多彩。



(二) 仿製銅陶器

仿製於銅陶器的漆器器皿造型，數量較多。始見於戰國、流行於秦漢時期的漆圓盒，是從銅敦演變而來的。在《儀禮·士喪禮》記有「廢敦」，鄭玄注：「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它雖仿製於銅敦，但又依據木胎的特點進行巧妙的加工，將敦的三足改製成圓圈足，不僅放置時更平穩，而且又與圓形的總體造型相一致。器外還有各種彩繪花紋，顯得更加美觀(圖二：1)。還有漆盂，是仿製於銅、陶盆的，均為厚木胎製成。雖然器皿均作敞口、方唇外折、弧形壁內收成平底，圓圈足；但仍有敞口與口較直之分，還有深腹與淺腹之別。一般在外壁與口沿內外的黑漆地上用紅、褐漆彩繪變形鳥紋、點紋、圓圈紋等紋樣，有些還在內底的黑漆地上用紅、褐漆彩繪雙魚單鳳紋、三魚紋等紋樣。因此，它顯然比銅、陶盆更加富麗堂皇(圖二：2、3)。



圖二：1 漆圓盒 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出土

(三) 生活實用製品

這個時期依生活需要而製作的漆器，其器皿造型是在實用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的。例如漆圓奩，是由圓



圖二：2 漆盂 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出土



圖二：3 漆盂 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

筒狀的器身與蓋相互套合而成（圖三：1），它不僅實用，而且有別漆圓盒。而用途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卻有不同的器皿造型。如漆橢圓奩，它雖然也是由器身與蓋相互套合而成，但其平面為橢圓形，而有別於漆圓奩



圖三：1 漆圓奩

（圖三：2）。又如漆卮與漆樽，雖同為酒具，卮的整體為圓筒狀，有的還有附耳（圖三：3）；而漆樽是在卮的造型基礎上進行變化的，即在卮的外底加三個銅蹄足（圖三：4）。這類漆器的造型千差萬別，美不勝收。



圖三：2 漆橢圓奩



圖三：3 彩繪三鳳紋漆卮



圖三：4 漆樽

氣勢磅礴的陝西臨潼秦兵馬俑，充分體現了秦代造型藝術的高超水平。而各類漆器日常生活用具，也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其器皿造型也超越前代。戰國時期十分盛行的雕刻各種動物形象的漆器及曲形盒等漆器，

因不符合實用且費工費料，這個時期已不見或極少見。這些情況說明，秦代製作漆器的工匠已較熟練地掌握了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法則與製作規律。

四、裝飾藝術

(一) 裝飾紋樣的類別

秦代的漆器裝飾紋樣，是在繼承戰國漆器裝飾紋樣的基礎上，借鑒於陶、銅器等其它質料的器物裝飾紋樣，並取材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依據各類漆器的器皿造型特點，

創造出豐富多彩的漆器裝飾紋樣。從目前發現這個時期的漆器裝飾紋樣分析，可大致歸納為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幾何紋樣和人類社會生活紋樣等五大類。

動物紋樣，是以各種鳥獸魚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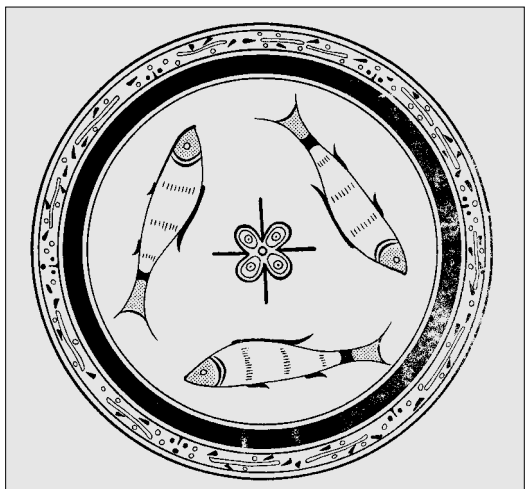
形象入畫的，有寫實與變形誇張兩類。寫實的動物紋樣，除一件鳳形勺



圖四：1 彩繪牛馬紋漆扁壺 雲夢睡虎地四十四號墓出土



圖四：2 彩繪雙魚單鳳紋漆盂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



圖四：3 彩繪三魚紋漆盂線圖 雲夢龍崗四號墓出土



圖四：4 漆耳杯 雲夢睡虎地十三號秦墓

為雕刻動物形象加飾彩繪花紋之外，其餘均為彩繪花紋，主要有鳳、鳥、魚、牛、馬等紋樣。如雲夢睡地四十四號秦墓的一件牛馬紋漆扁壺（註三十），一腹部在一飛鳥下又繪一疾馳的駿馬，表現奔馬的速度快於飛鳥的意境；另一腹部繪一頭肥壯的牛（圖四：1）。又如睡虎地十一號秦墓出土的一件漆盂，內底彩繪雙魚單鳳的紋樣，魚作游動狀，鳳作單足佇立，頭上頂一竿，竿上似為一承盤，盤內置

物，形象生動逼真，色彩鮮艷（圖四：2）。雲夢龍崗四號墓的一件漆盂，內底中心繪四瓣花紋，周圍是三條魚環游其間（圖四：3）。變形誇張的動物紋樣，都是彩繪的紋樣，主要有雲龍紋、鳥雲紋、變形鳥紋、鳥頭紋、獸紋和變形鳳紋等。如睡虎地十三號秦墓的一件漆耳杯，內底繪鳥雲紋等紋樣（圖四：4）。又如湖北荊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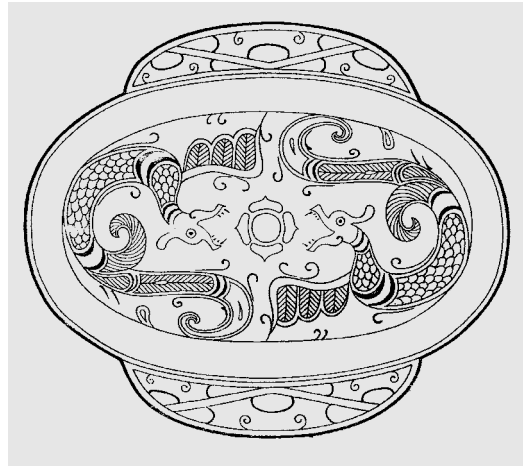
自然景象，常以雲、雨和水波等相結合，主要有卷雲紋、雲氣紋、波折紋等紋樣。如睡虎地三十四號秦墓的一件漆耳杯，內底繪卷雲紋（圖六：3）。又如雲夢睡虎地十三號墓的一件漆卮，蓋頂中心繪鳥紋等紋樣，周邊與器身外壁繪波折紋、點紋等紋樣（圖七：1）。



圖六：1 彩繪漆圓奩 雲夢睡虎地二五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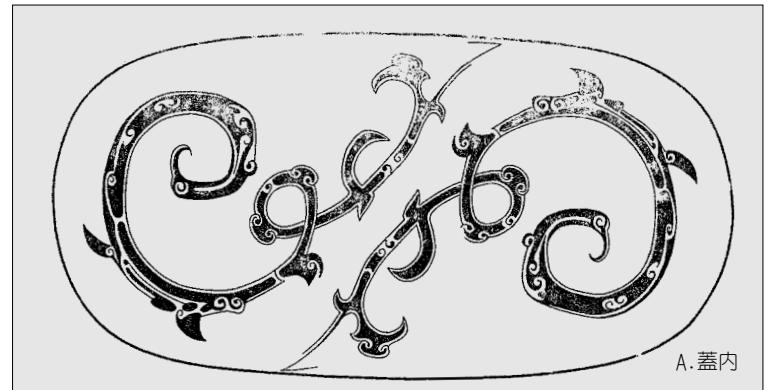
圖六：3 彩繪卷雲紋漆耳杯 雲夢睡虎地三四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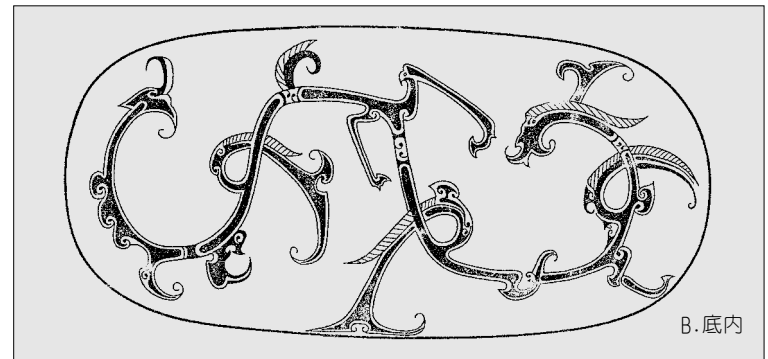
圖六：2 彩繪雙鳳紋漆耳杯線 江陵岳山十五號墓出土

白廟山三五號秦墓的一件漆橢圓奩，蓋面、蓋內與內底均繪有變形龍鳳紋（圖五）。這類紋樣不僅數量較多，而且大多作為漆器上主要的裝飾紋樣。植物紋樣，是以花卉的花、蕾、瓣和枝葉變形構成。主要有梅花、菊花、四瓣花及折枝變形的花卉等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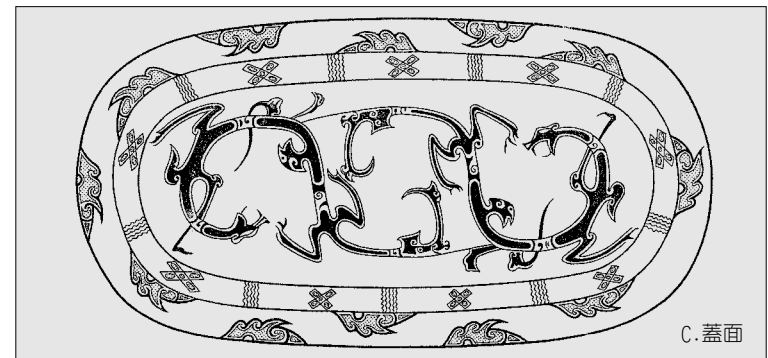
樣。例如睡虎地二十五號秦墓的一件漆圓奩，蓋內與內底繪折枝草葉紋（圖六：1）。又如江陵岳山十五號墓的一件漆耳杯，內底中心繪柿蒂紋，其間繪對稱的雙鳳飛舞（圖六：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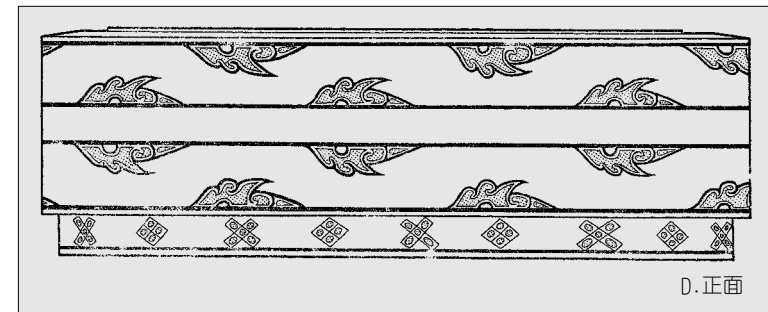
A. 蓋內



B. 底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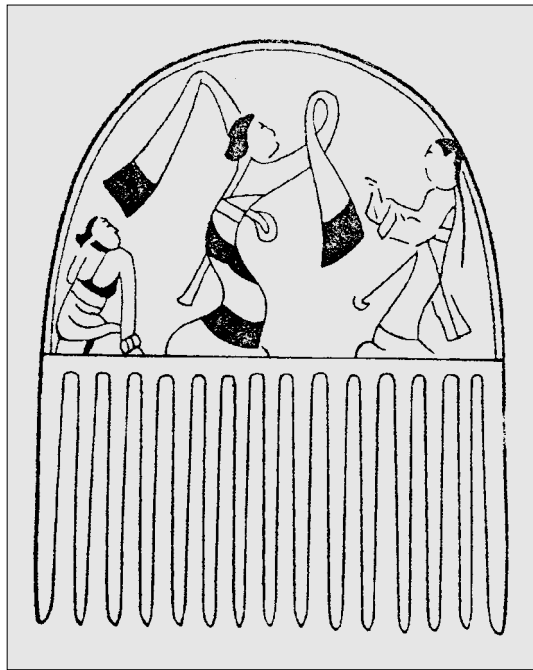


C. 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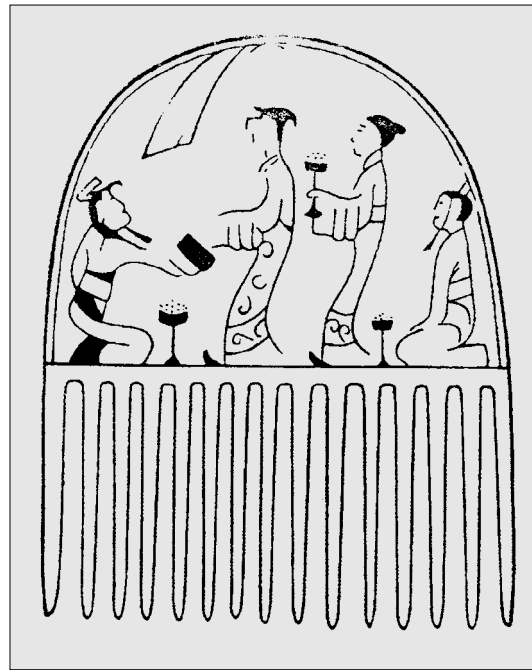


D.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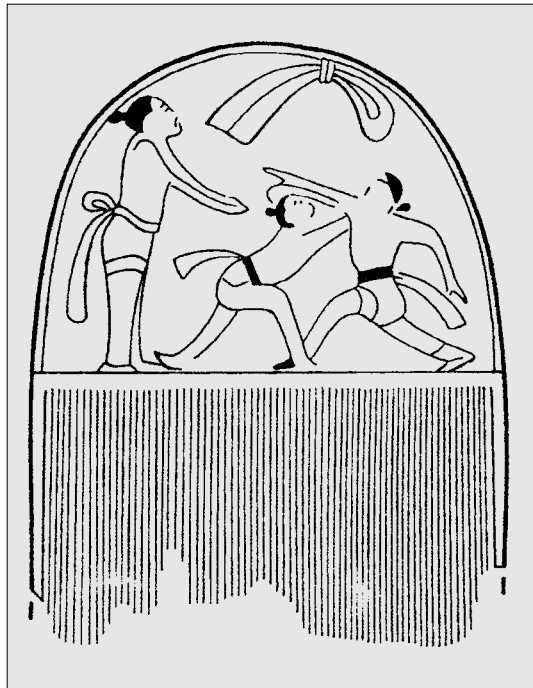
圖五 龍鳳紋橢圓奩線圖 長徑二四.五公分 寬一二.六〇公分 湖北荊門白廟山三十五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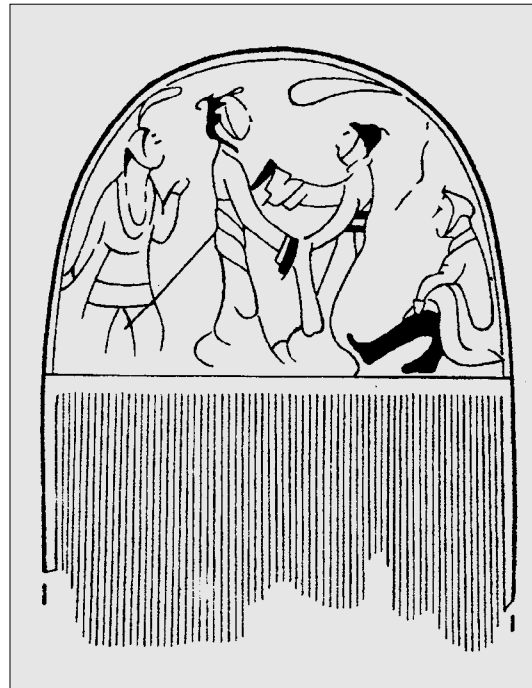
圖八：2 歌舞圖（木梳背面） 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



圖八：1 飲宴圖（木梳正面） 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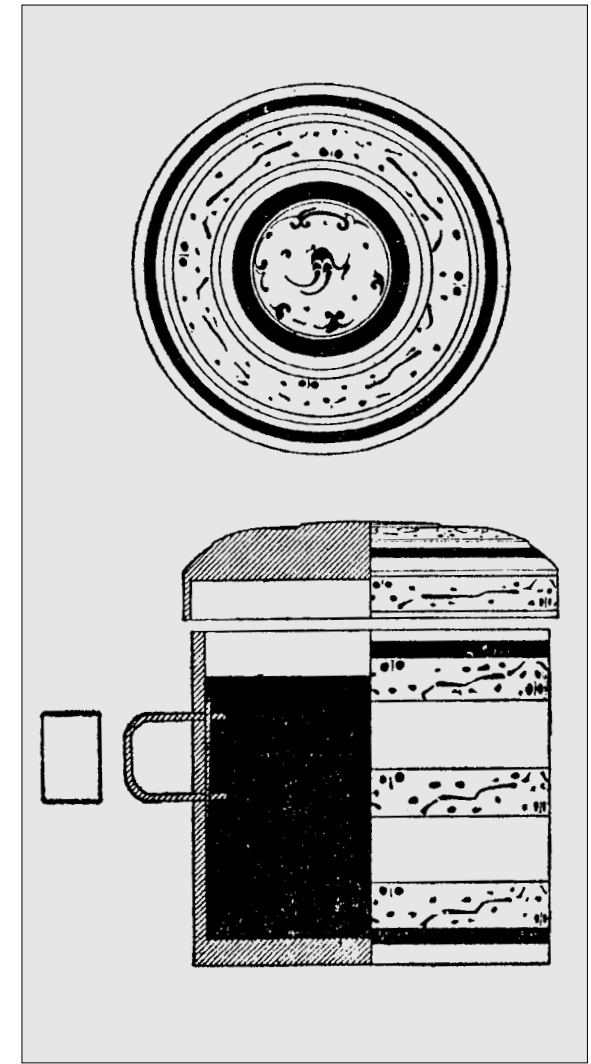
圖八：4 相撲圖（木篦背面） 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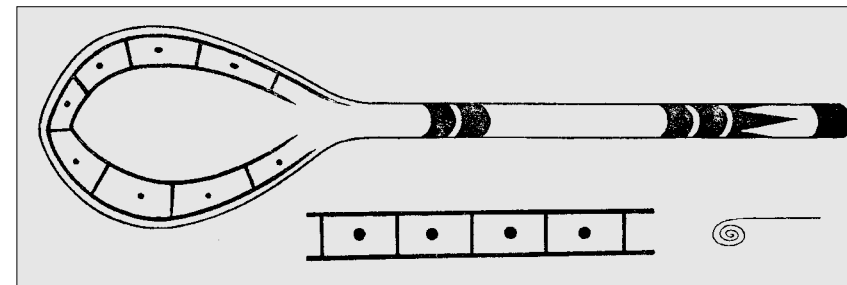
圖八：3 送別圖（木篦正面） 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

幾何紋樣，是用方、圓、半圓、方格、菱形、三角等配製的，主要有圓卷紋、圓圈紋、點紋、菱形紋、方格紋、點格紋、三角形紋等紋樣。有些紋樣相結合組成新的幾何圖形，並作為器皿上的主要紋樣。如睡虎地九號秦墓的漆匕，正面繪方格紋，背面繪點格紋，把上繪圓圈紋（圖七：2）。但絕大多數幾何紋樣，只是烘托其它紋樣。

人類社會生活紋樣，是取材於當時的社會生活。這類紋樣發現很少，目前僅在江陵鳳凰山秦墓的漆繪木梳、篦上見到（註三二）。木梳的正面，是一幅描繪飲宴的畫面（圖八：1）；背面，是幅歌舞場面（圖八：2）。木篦的正面，是幅送別的畫面（圖八：3）；背面，是幅相撲的場面（圖八：4）。這些畫面的人體比例準確，線條流暢，形象生動，栩栩如



圖七：1 彩繪鳥紋卮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三號墓出土



圖七：2 點格紋匕線圖（背面） 雲夢睡虎地三三號墓出土

生。所描繪的飲宴、歌舞、送別、相撲等場面，生活氣息相當濃厚。人物僅三至四人，卻通過每個人的動態、形象、衣著、表情、道具，將不同場面的人物生動細膩地表現出來，充分反映了秦代漆畫匠師的高超技藝和繪畫水平。

(二) 裝飾紋樣的組合形式

秦代漆器上的五大類裝飾紋樣，在各種器物上或單獨描繪一種裝飾紋樣，或以一種裝飾紋樣為主而輔以其它紋樣，組成線條回旋曲折、流利奔放的優美圖案。這些裝飾紋樣的組合形式，主要有適合紋樣、獨立紋樣和連續紋樣等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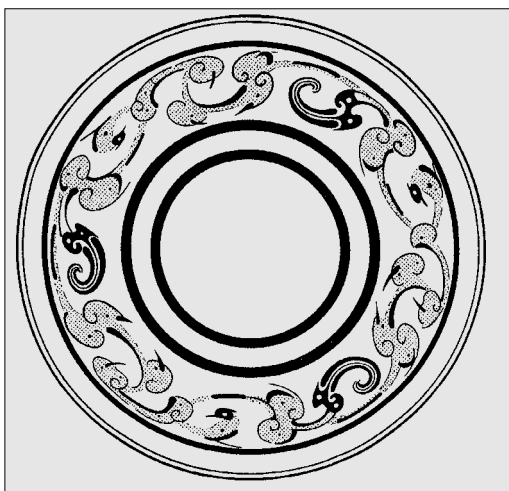
適合紋樣，是據漆器的器皿造型需要而繪製的。這種組合形式，目前只有雕刻的動物形象的漆器上見到。例如漆鳳形勺，在黑漆地上用紅漆繪鳳的眼、嘴、耳和尾部的羽毛紋等紋樣，使其它形象更加逼真，以增加美感。

獨立紋樣，是在器物的中心位置或某一面，描繪著獨立的個體單位或幾個單位的裝飾紋樣。它自由靈活地運用「對稱」和「平衡」的構成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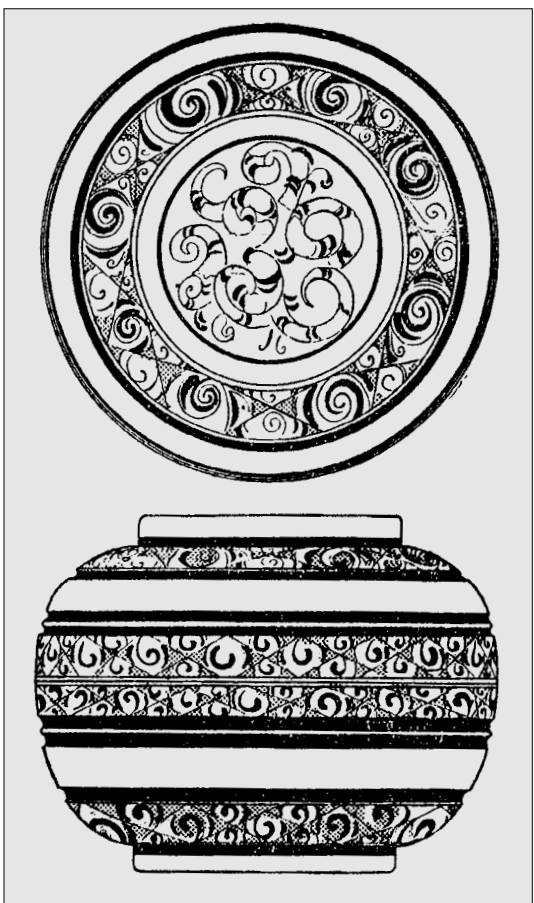
連續紋樣，在一些漆器的中心紋樣周圍及口沿內外，常常裝飾著連續紋樣，並有二方連續紋樣和四方連續紋樣，其中四方連續紋樣因受器皿造型的限制而較少見。二方連續紋樣，又可細分為邊緣連續紋樣和帶形連續紋樣，以邊緣連續紋樣較常見。

邊緣連續紋樣，是用一個或幾個單位組成一個單元紋樣，向兩方反覆連續，布置在中心紋樣的外輪廓周圍。較常見的有連圓式、連環式、波折式、散點式和幾何形等形式組成的二方連續裝飾紋樣。如睡虎地十三號墓出土的一件漆圓盒，蓋面邊緣用大圓卷紋間小圓卷紋構成連圓式的裝飾紋樣，並與蓋頂中心的龍紋相配合，達到巧妙的統一（圖九：2）。又如龍崗四號墓的三魚紋漆盃，口沿上用波折紋構成散點式紋樣。還有睡虎地十二號墓的一件漆圓盒，蓋面邊緣以變形鳥紋為單位紋樣，構成回旋交叉的變形鳥紋邊緣連續紋樣（圖九：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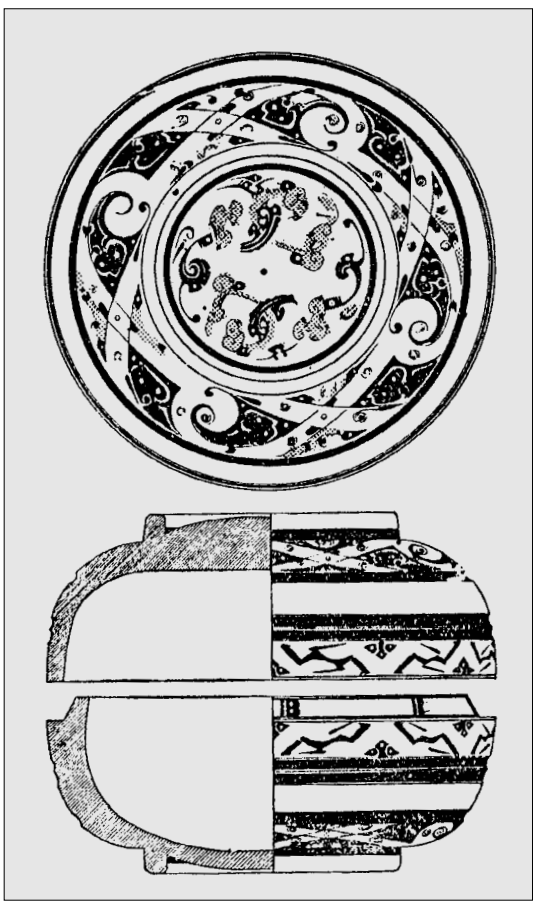
法，在圓形、橢圓形和長方形的輪廓線內，將畫面分為對剖、三剖和十字形剖等三種。而裝飾紋樣的構成，又有平衡、均齊、幅射、轉換、回旋、幾何形等多種形式。例如牛馬紋漆扁壺，在一腹面上繪一頭牛的獨立紋樣。在一些漆盃的內底，繪單鳳雙魚紋或三魚紋的紋樣，通過運用三等分的方法，構成平衡式的獨立紋樣。又如雲夢睡虎地三四號墓的一件漆圓盒蓋頂中心，以一個單元的鳥雲紋裝飾紋樣組成姿態多變的平衡式裝飾紋樣（圖九：1）。



圖九：1 彩繪鳥雲紋圓盒線圖 雲夢睡虎地三四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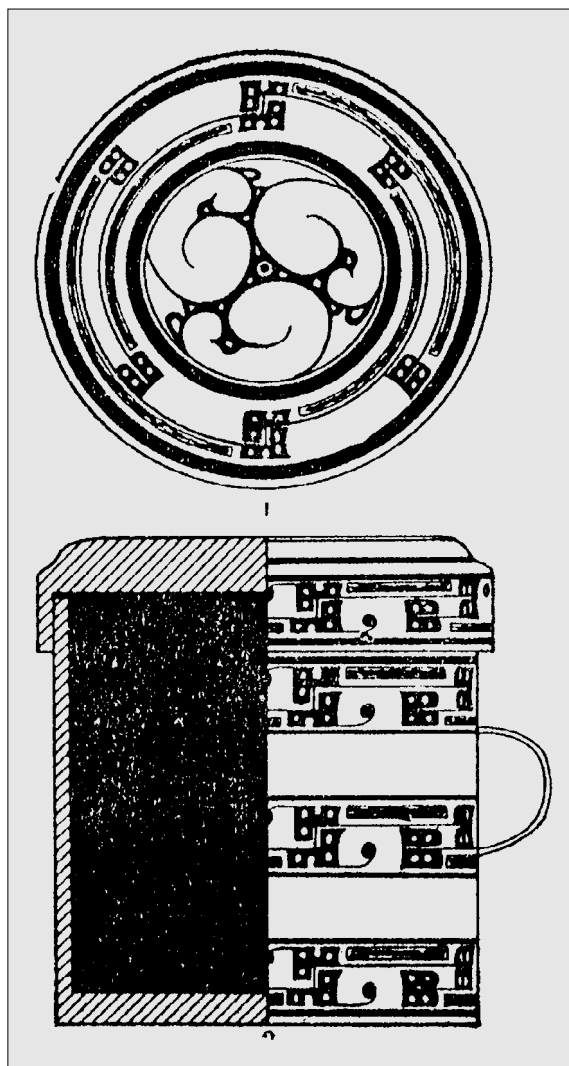


圖九：2 彩繪龍紋圓盒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三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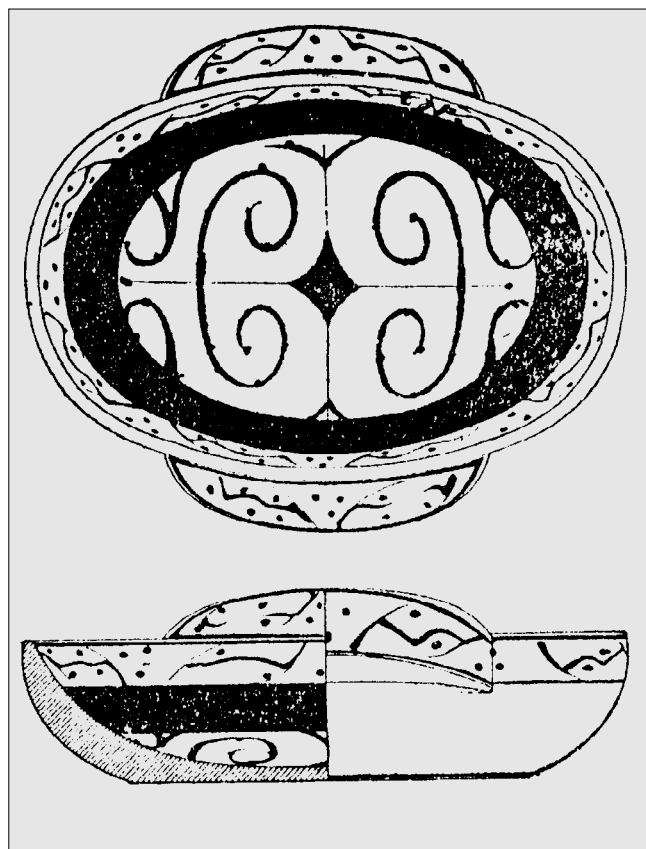
圖九：3 彩繪變形鳥紋圓盒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二號墓出土

帶形連續紋樣，則是用一個單元紋樣，在長條形的平面上作反覆連續。較常見的有散點式、傾斜相對式等形式組成的二方連續裝飾紋樣。如睡虎地四十五號墓的一件漆卮的外壁紋樣，用三組（每組九個）變形鳥頭紋構成散點式的帶形連續紋樣（圖一〇：1）。這種組合形式，在秦代漆器中被廣泛地應用於器物的口沿內外、外壁與中央紋飾的邊緣。如睡虎地十四號墓的一件卷雲紋漆耳杯，兩耳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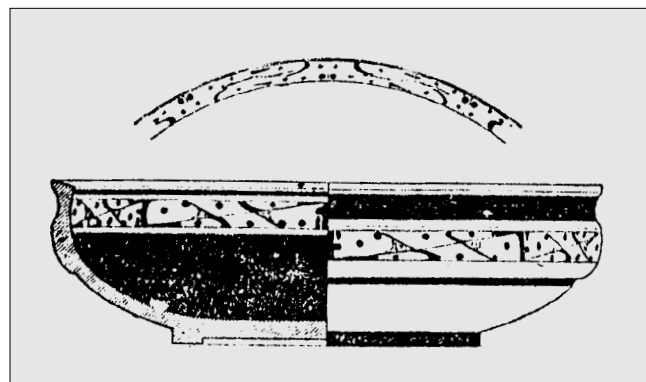


圖一〇：1 彩繪變形鳥頭紋卮線圖 雲夢睡虎地四十五號墓出土

口沿內外繪波折紋，具有強烈的動感，就是採用波折式的處理方法構成的二方連續紋樣（圖一〇：2）。又如睡虎地三十六號墓的一件長方盒，蓋外壁與器身外壁的波折紋，是以相對的波折式構成的二方連續紋樣（圖一〇：3）。在耳杯的兩耳與口沿內外和其它器皿的中心紋飾邊緣及口沿內外，應用十分廣泛。還有睡虎地十三號墓的一件漆盃，口沿上與口沿內外繪變形鳥紋、點紋等紋樣（圖一〇：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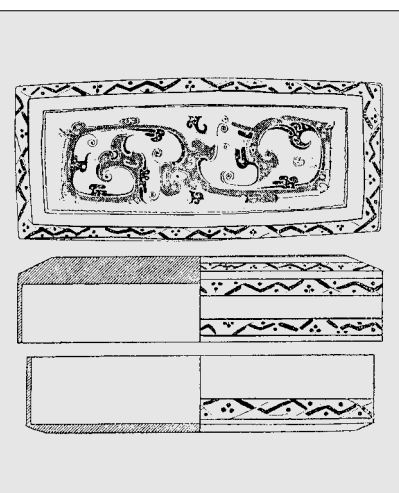


圖一〇：2 彩繪卷雲紋漆耳杯 雲夢睡虎地十四號墓出土



圖一〇：4 彩繪變形鳥紋盃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三號墓出土

4），是採用斜坡式的二方連續紋樣構成的。這種組合形式，在秦代漆器上也較多見，它為上下倒置的直線斜坡，雖然這類花紋多為變形鳥紋，但富於變化。



圖一〇：3 彩繪鳥雲紋長方盒線圖 雲夢睡虎地三十六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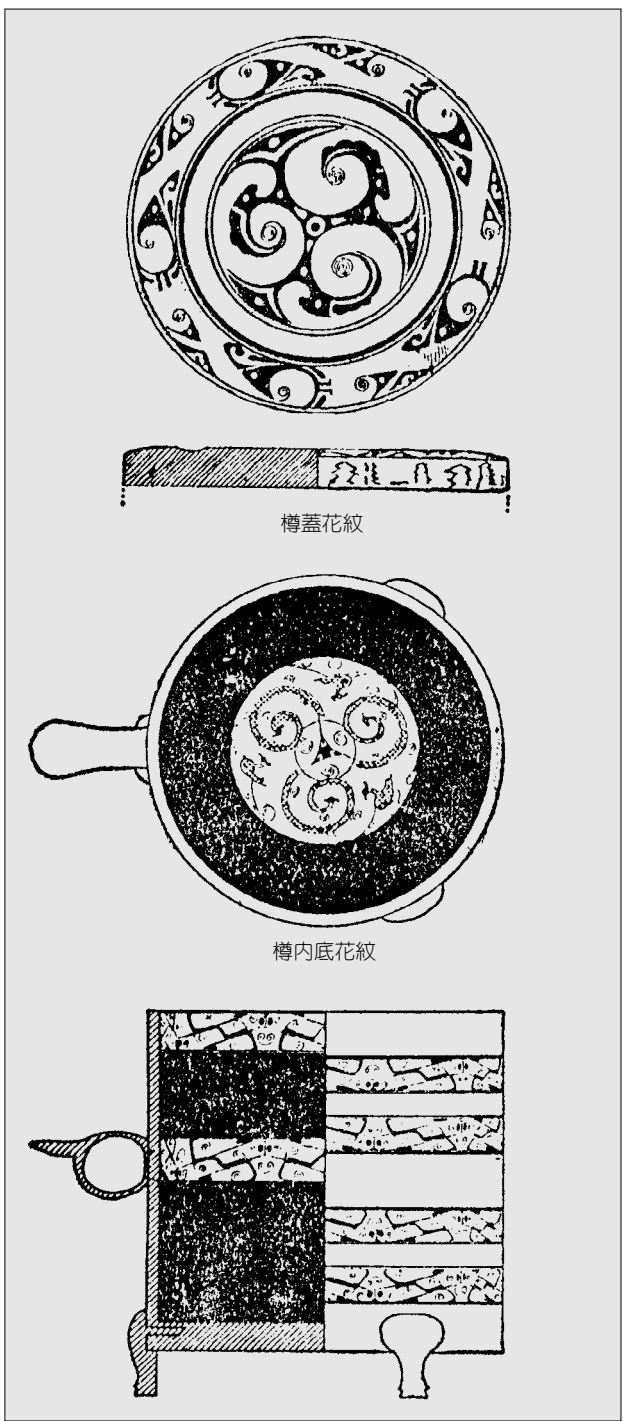
總之，秦代漆器裝飾紋樣的組合形式，是非常生動、靈活的。它依據器皿造型與裝飾紋樣，把三種組合形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裝飾紋樣的整體的美感。

(二) 繪畫技法

秦代漆器裝飾紋樣之所以顯得如此絢麗多彩，除與當時漆畫工匠們的匠心獨運之外，還應與他們的用筆穩健，線條千變萬化，著色富麗和諧等高超的繪畫技法分不開的。

線描是造型的主要手段，通過線的剛柔強弱、輕重疾緩、濃淡乾濕、轉折頓挫，表現出各種物象的形態質感。如睡虎地十一號墓的二件漆盃內

底的雙魚紋，從嘴到尾一筆鐵線描成，線條剛中見以柔，極富彈性，著色乾濕得當，使魚的造型逼真，生動活潑。例如此墓的一件漆樽，在口徑只有一一·四公分，深一〇·一公分的樽內底，用圓勻的筆尖，勾勒出細如髮絲的鳳鳥紋（圖一一：1）。線條流暢，形象準確，並用三角旋卷式的構圖方法，使畫面的裝飾效果別具一格。又如此墓的一件漆圓盒，蓋頂的



圖一一：1 彩繪鳳鳥紋樽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



圖一一：2 彩繪雲龍紋圓盒線圖 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

三條雲龍紋，線如行雲流水，使雲龍的造型靈動、矯健，給人以翻騰之感（圖一一：2）。

這個時期漆器的裝飾紋樣，廣泛地運用單線平塗法，並有勾輪廓線與不勾輪廓兩種不同的方法。它使幾何紋有明暗之分，使花卉千姿百態，使雲氣紋樣翻騰滾動。同時，還採用另一種寬平線切割的畫法，使裝飾紋樣在同一畫面上出現層次感。

秦代漆器裝飾紋樣的用色，主要有紅、黑、褐（包括褐、赭、灰褐）、金等四種，並以紅、黑兩色最多。漆器的底色與裝飾紋樣的用色搭配和諧，講究對比色的運用。

秦代的漆器工藝，是我國漆器工藝史上處於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這個時期大批精美的漆器，品種繁多，器類各異，製作精工，被廣泛地應用於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漆

器是當時重要的手工藝術品，千姿百態的器皿造型，優美典雅的裝飾紋樣，給人一種賞心悅目的享受，充分顯示了秦代漆器工藝的輝煌成就，並對漢代的漆器工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對於研究當時的漆器工藝與歷史文化，繼承優秀的文化遺產，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註釋：

- 一、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三九年。
- 二、李學勤：《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
- 三、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 四、四川省博物館等：《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 五、榮經古墓發掘小組：《四川榮經古城坪秦漢墓葬》，《文物資料叢刊》第四輯：四川省文管會等：《四川榮經曾家溝第一、二次發掘》，《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 六、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 七、陳振裕：《試論湖北地區秦墓的年代分期》，《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 八、湖北省雲夢縣文物工作組：《湖北雲夢睡虎地秦漢墓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 九、湖北省博物館：《一九七八年雲夢秦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 一〇、雲夢博物館：《湖北雲夢木匠墳秦墓》，《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 一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 一二、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收獲》，《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 一三、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楊家山一三五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 一四、陳振裕主編：《中國漆器全集》第一卷，福建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一五、沙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 一六、湖北省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楚墓》，《考古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 一七、駐馬店地區文管會等：《河南泌陽秦墓》，《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 一八、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 一九、陳振裕：《略論湖北秦墓》，《文博》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 二〇、陳振裕：《秦代漆器群研究》，（待刊稿）。
- 二一、貴州省博物館：《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一期。
- 二二、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
- 二三、梅原未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京都桑名文星屋，一九四三年。
- 二四、陳振裕：《湖北出土戰國秦漢漆器文字初探》，《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 二五、陳振裕：《戰國時期秦國漆器群研究》，（待刊稿）。
- 二六、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隊：《秦都咸陽故城遺址的調查和試掘》，《考古》一九八二年第八期。
- 二七、秦都咸陽工作站：《秦都咸陽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
- 二八、俞偉超：《漢代的「亭」、「市」陶文》，《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 二九、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三〇、陳振裕：《試論秦代牛馬紋漆扁壺》，台北《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三卷第八期（總一五二期），一九九五年。
- 三一、陳振裕：《秦代漆畫賞析》，台北《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十卷第一期（總二二九期），二〇〇二年。

